

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献丛刊



胡 适◎著

四 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献丛刊



四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文存：全4册 / 胡适著. —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39-6359-7

I.①胡… II.①胡… III.①胡适 (1891~1962) —文集
IV.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2950号

责任编辑：张 树 李 莹

封面设计：戴东明

胡适文存

胡适 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77.5

字 数：2158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359-7

定 价：188.00元 (全4册)

<http://www.sstlp.com>

自序

这里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内随时写的，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写的。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有这几篇：

《四十二章经》考 和附录三件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

论《春秋》，答钱玄同

论《诗经》，答刘大白

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

《参同契》的年代

这一集本是《胡适文存第四集》的一部分。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所以我把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编成这一集《论学近著》。

这一集分五卷。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想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此外两篇都是讨论治学方法的：《老子》年代一篇是考证学的方法论；校勘学一篇是校勘学的方法论。

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只有《真诰考》一篇是关于道教史料的，因为《真诰》牵涉到《四十二章经》，所以我把这一篇也收在这里，第三卷全是整理小说史料的文字。《〈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是一篇游戏之作，收在第三卷里作个附录。

第四卷是我近年对于国内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发表的文字。青年的读者若嫌这一集的考据文字太沉闷了，他们最好是先读这一卷。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读；并且这里提出的一些思想问题，也都是值得大

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

第五卷是一些杂文，只可算是全集的一个附录。

五年之中，只有这一点讲学成绩，我自己很感觉惭愧。如果这几十篇文字可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批评，那是我最欢迎的。

二十四，十，二十九日。

目 录

卷 一

说儒	(3)
附录一 周东封与殷遗民 傅斯年	(67)
附录二 毛西河论三年之丧为殷制	(74)
附录三 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	(77)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85)
附录一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104)
附录二 致冯友兰先生书	(106)
校勘学方法论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109)

卷 二

论《牟子理惑论》(寄周叔迦先生书两封)	(123)
陶弘景的《真诰》考	(126)
《四十二章经》考	(143)
附录一 寄陈援庵先生书	(150)
附录二 陈援庵先生来书	(151)
附录三 答陈援庵先生书	(154)
楞伽宗考	(158)
《楞伽师资记》序	(191)
荷泽大师神会传	(198)
《神会和尚遗集》序	(232)
《坛经》考之一 (跋《曹溪大师别传》)	(234)

《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242)
----------------------------	-------

卷 三

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	(257)
《醒世姻缘传》考证	(265)
后记一	(306)
后记二	(307)
附录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 张元	(308)
附录二 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	(310)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	(315)
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	(325)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	(328)
《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332)

卷 四

我们走哪条路？	(343)
附录一 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 梁漱溟	(354)
附录二 答梁漱溟先生	(363)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365)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368)
信心与反省	(374)
再论信心与反省	(380)
三论信心与反省	(386)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391)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395)
领袖人才的来源	(401)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	(406)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410)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415)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419)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425)
大众语在哪儿	(430)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433)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437)

卷 五

论《春秋》答钱玄同	(443)
附录 钱先生来书	(444)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446)
谈谈《诗经》	(452)
论《诗经》答刘大白	(460)
附录 刘大白先生来书	(461)
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	(463)
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	(467)
读王小徐先生的“佛法与科学”	(469)
《参同契》的年代	(472)
朱起凤《辞通》序	(475)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482)
董康《书舶庸谭》序	(485)
《人权论集》序	(488)
《四十自述》自序	(489)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	(492)

卷一

說 儒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

(三) 論儒的生活：他們的治喪相禮的職業。

(四) 論殷商民族亡國後有一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孔子在當時被人認為應運而生的聖者。

(五) 論孔子的大貢獻：(1) 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2) 把柔儒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六) 論孔子與老子的關係；論老子是正宗的儒，附論儒與墨者的關係。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國故論衡，有原儒一篇，說「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

说 儒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三) 论儒的生活：他们的治丧相礼的职业。

(四) 论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应运而生的圣者。

(五) 论孔子的大贡献：(1) 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 把柔儒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六) 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论老子是正宗的儒。附论儒与墨者的关系。

一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有《原儒》一篇，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记》儒作传，误。）……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

鸟，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论，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鹑（《说文》），舞旱暵者以为衣冠。鹑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鹑。《续汉书·舆服志》云：“鹑冠前圜。”）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

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

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此说自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若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最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

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聃）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二

“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孔子说的：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士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奘”相通；《广雅·释诂》：“奘，弱也。”奘即是今“软”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欲其茶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劓。郑司农云，‘劓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帛则木坚，薄其帛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

举，需即是柔巽之巽。柔软之需，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周易·彖传》：“需，须也。”《杂卦传》：“需，不进也。”《周易》“泽上于天”（䷄）为夬，而“云上于天”（䷄）为需；夬是已下雨了，故为决断之象，而需是密云未雨，故为迟待疑滞之象。《左传》哀六年：“需，事之下也。”又哀十四年：“需，事之贼也。”

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孺，弱也。”“孺，乳子也。”“孺，弩弱者也。”（皆见《说文》）《孟子》有“是何濡滞也”。凡从巽之字，皆有弱义。“𦵏，弱也”（《说文》）；段玉裁说𦵏即是孺字。稻之软而黏者为“粳”，即今糯米的糯字。《广雅·释詁》：“𦵏，弱也。”大概古时“需”与“巽”是同一个字，古音同读如弩，或如糯。朱骏声把从巽之字归入“乾”韵，从“需”之字归入“需”韵，似是后起的区别。

“孺”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子·公孟篇》说：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

又说：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是俗儒者也。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士冠礼记》云：

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

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中心虽在今之河南，——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韡、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汉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侯

使祝佗私于莒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亳社”之祀，屡见于《春秋》。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附录）一文，证明鲁“为殷遗民之国”。他说：

《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通鉴外纪》）……亳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公七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邾于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谄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